

时光里的中秋

史良高

1977年,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。那一年,中秋将近,父亲来信说:“你母亲盼你回家一趟,她最近身体不太好。”母亲患有慢性心力衰竭,一年到头病病歪歪。这是父亲的一块心病,也是全家人的一个心结。可是,我是刚进厂的新学员,实在不好意思请假,不是不想回家,看着大家每天都挥汗如雨,一心扑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,想回家的念头就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1976年11月6日,一个难忘的日子,记得那天我手持一纸通知书去厂指挥部报到,炼油装置区张灯结彩、红旗飘扬,高音喇叭里的歌声格外嘹亮,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一天,大江南北都在传播着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:安徽省安庆炼油厂建成投产了!那一天,我们一群来自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,群情振奋、欢天喜地。

我们肩背草席,手提网兜行李,站在到处灰尘滚滚坑坑洼洼的九里十八弯,面对乱石狰狞的一片荒山野岭,面对迎风招展的一面面红旗,心潮澎湃。无论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,还是脸蛋红扑扑的女孩,在工棚的新学员欢迎会上,纷纷登台表决心,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,准备虚心拜师学艺,好好学习炼油化工工艺,力争在这个现代化的石油化工企业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
到了晚上,芦席棚外开来了一辆装满稻草的汽车,有人通知我们领稻草。我们这批新学员每人扛回一捆稻草。原来,毛竹和芦席搭就的工棚竟然是我们的宿舍!大地,就是我们的席梦思!即便这样,我们依旧嘻嘻哈哈,乐呵呵地用南腔北调说着广袤天地里的各种收获。那是一个工业学大庆的火红年代。“天当被,地当床;青天一顶星星亮,荒原一片篝火红”正是那个年代石油石化工人的写照。

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早上起床,被头上常常覆盖着一层雪花,脸盆和刷牙瓷缸都和工棚的土地冻在一起。早晨出工,我们总是高声唱着电影《创业》里的主题曲:“天寒地冻不觉冷/热血能把冰雪融/石油工人英雄汉/乐在天涯战恶风……”唱着唱着,浑身就会热血沸腾,干劲十足。

转眼,冬去春来。我忽然发现,工棚旮旯里的一棵树桩竟绽放出嫩嫩的绿,接着,就开出了几朵映山红。

时光飞逝,读完父亲的来信,我才意识到自打进厂,我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了。

当时我们刚刚分到了宿舍:炼油单身宿舍二栋的五楼。说是五楼,其实只有两间宿舍,上铺下铺的铁床上挤满了人。好在楼顶有个宽敞的平台,我们可以在平台上面看书休息、晾衣晒被、裁花种草,对弈打牌、引吭高歌。

在单身宿舍平台上鸟瞰九里十八弯,整个厂区就像一幅巨型变动的油画,几乎是每一天,画面都在增添着新的色彩。入夜,炼油装置、化肥装置、热电装置的辉煌灯火尽收眼底,美轮美奂,美不胜收。

中秋节的那天晚上,没有人预约,也没有任何准备,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齐聚平台,沐浴在一片清辉里,心情特别好。月亮之下,有的人掏出了口琴,有的人吹起了长笛。文艺帅哥沈中荣为我们拉起了欢快的手风琴,当时流行的《祝酒歌》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让大家心潮迭起,热血沸腾。来自上海的潘敏华魔术般地变出了几块月饼,顿时把赏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那天,和我们一同挤单身宿舍的车间书记汪良友也参加了中秋“晚会”,并献唱了自己拿手的节目黄梅戏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

那个时候,常压炉经过长时间的运行,内壁保温层损坏严重,车间正按照指挥部的意见,采用刚玉衬里新工艺进行修复。当时参加完“晚会”,我去上大夜班,汪书记也是。在一起去装置的路上,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母亲生病的事,对我说:“下了夜班,就去码头买张票,尽快赶回去看看生病的老母亲!”

这句话,在那年中秋节,在那个冰凉如水的秋夜,是那样的炽烈,那样的温暖,那样的感人,让我一直铭记到45年后的今天。

石化漫忆

中国石化两人入选 中国作协2022年新会员

本报讯 9月2日,中国作家网发布中国作家协会公报,公布了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,胜利油田樊俊利、巴陵石化张逸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。截至目前,中国石化共有51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(丛松彪)



管线纵横

胡尧 摄

设备的声音

王玉杰

过去的时光里,存在着或多或少值得你珍惜的东西。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深处,尘封之后再次开启,虽然模糊了些,但足以激荡心灵,给你正能量,让你去追忆、去感悟……

大概30年前,我在齐鲁石化第二化肥厂上班。一个初冬的夜里11点,上夜班的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后,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进休息室,桌上的电话叮铃铃地响了起来。

难道又来任务了?我赶紧拿起电话。

“你好,能不能让我听听设备运转的声音?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苍老略带沙哑的声音。

“什么?听听设备的声音!”面对这莫名其妙的要求,一股莫名火从我的心底腾起,直冲脑门,“啪”的一声,我愤然挂了电话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电话再次响起,里面传来采场工友的声音。他告诉我刚才碰上了一件挺有意思怪事,有人把电话打到他那里,说想听听设备运转的声音。出于好奇,工友便让他听了,随之他们又攀谈起来,原来对方是刚退休不久的倒班工人,而且也是一名司泵工。因为晚上睡不着,

本想把电话打到他原来上班的岗位,可是一直没打通,于是随便拨了一个电话号码,结果打到了工友的岗位。

老师傅听完机泵的声音,对机泵的运转情况做出了良好评价,并且还传授了一些关于机泵操作的小窍门,让工友受益匪浅。

话匣子一打开,工友的话如滔滔江水,连绵不绝。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,找了个理由匆匆挂了电话,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望着窗外清冷的月光,脑海里出现了一幅既熟悉又陌生的画面:夜阑更深,一个披着外套的孤独身影,坐在没有灯光的窗前,淡淡的月光透过窗玻璃洒进房里,与烟头忽明忽暗的微光交织在一起,铺在苍白清瘦且模糊的脸上。

后来,我怀着或是敬重,又或是愧疚,自己都说不清的一种复杂心情,把故事写了出来。第二化肥厂宣传科科长姚同玉还给它起了个标题——《爱岗情未了》。

如今,30多年过去了,几经历练,我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,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,感触颇深。在一个岗位工作久了,不知不觉中,岗位的每个角落都会留下你的足迹和汗水,每天接触的装置和设备早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,一旦离开了,真的会放不下,舍不得。

散文

张均

乘车行驶在塔里木的戈壁上,远处的沙丘绵延起伏,近处的盐碱地龟裂出不规则的印记,像是诉说着这块土地的贫瘠。只有偶尔闯入车窗的红柳,以各种抗争的姿态,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

作为戈壁上最古老的原住民,红柳以它柔弱的身躯,演绎着“干旱不死,牛羊啃不死,刀斧砍不死,沙漠埋不死,水涝淹不死”的不老传说。

美就是充满生命的人和物。我喜欢红柳,更喜欢红柳。

喜欢风中的红柳。微风拂过,它们

戈壁红柳

簇簇、一丛丛,舞袖长舒,摇动身姿,尽情地轻歌曼舞。狂风肆虐,它们抖动起每一根枝条,时而前仆,时而后仰,忘乎所以地展示自身无与伦比的柔韧之美……

只要你走进红柳丛,就会感到它们遍布着一种特有的生命气息,骆驼刺、罗布麻、甘草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随处可见,穿行其中,不经意看到被惊动的野兔、野鸡、黄羊留下敏捷的身影……

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六月花开的红柳。粉的、红的、紫的花,如无数色彩斑斓的彩蝶,落满红柳枝头,在晨风里舞动着翅膀;又似绛霞如彩云,为土黄色的戈

壁献上一匹流动的锦缎,炫彩夺目……

每逢红柳花开的季节,并队上身着红工装的女工,就会三两相约,或到红柳丛中留下靓丽的倩影;或采摘花束,插在宿舍里简易的花瓶内,给枯燥单调的野外生活增添一抹亮色。

闲暇的时候,我喜欢凝视这耀眼的红柳丛,有时看着看着,会突然感觉它们在奔跑着、呐喊着、欢呼着……使人不由得想起身着红工装的石油人。他们在这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,战风沙、抗干旱、斗严寒,不也如红柳般,以独有的身姿绽放着自身的美丽,扎根西部燃烧青春吗?

“压裂四美”的故事

余丽雯

最近《欢乐颂3》热映,我又加入了追剧大军,看着都市“五美”的故事,让我不禁想起了7年前,我和另外3个小姐姐在压裂队一起工作、生活的往事。这些年我们的故事一直被井下测试的同事们津津乐道,大家给我们起了“压裂队四朵金花”的江湖称号,但我觉得这个称号过于老气,“压裂四美”才更符合我们当年的青春气质。

2015年,我研究生毕业,来到了江汉石油工程公司。对石油行业不甚了解的我,并没有想到工作地点竟然是在野外。

到队上报到的第二天,我就上井了。早上6点,天刚蒙蒙亮,我坐上了班车。看着一车的男同事、沾满油污的座椅,我将工衣外套铺在椅背上,忐忑地坐下。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后,我们到了井场,技术人员把我引上仪表车,我这才见到第一个女同事——“四美”之一的蒋嫚。“这是你师姐,这段时间你先跟她学仪表。”从队长的介绍中,我了解到,眼前这个气质美女比我早一年入职,也是研究生。“你先看我操作吧,对你来说不难的。”美女很温柔,瞬间让我感觉特别亲近。

那口井是一口外围井,离基地比较远,施工结束后我们就在附近的宾馆住宿。我和蒋嫚一起住了半个月,作为整

个现场“唯二”的女生,我们很快建立了友谊。从蒋嫚口中,我也听到了另外“二美”的名字——吕江艳、熊沁。她们3个都是比我早一年来的,都被分到压裂队,只不过在不同的施工现场,所以暂时还没有机会见面。

不久后,我就和吕江艳在同一个施工现场了,这个师傅和温柔的蒋师傅完全是两种风格。她们在我们4人里身材最娇小,做起事来却风风火火,脾气大,嗓门大,说话针见血,毫不留情。

最后一个“胜利会师”的小姐姐就是熊沁。她回忆起自己刚下基层时,特别不适应,不知道哭了多少次——第一次住进铁皮房,哭;见到井场的旱厕,哭;自来水管接出混着泥巴的脏水,哭。我特别能理解她。虽然我没有哭,但是这些事带给我的冲击一样大,是我20多年的人生从未有过的经历。而我眼前的熊沁,早已褪去了刚来的稚嫩,作为一个过来人,和我如数家珍地聊着压裂队的一切。

那几年,正是涪陵页岩气建设最火热的时候,我们4个女孩跟着队伍南征北战,气田的各个井场都留下我们英姿飒爽的身影。

有人问:“你们女孩在现场能干啥?”的确,我们扛不动管线,砸不了榔头,更开不了压裂车,但仪表车就是我们的责任区,我们认真尽责地守好这一亩三分地。

那口井是一口外围井,离基地比较远,施工结束后我们就在附近的宾馆住

宿。我们每天跟着最早一批班组上井,一丝不苟地检查仪表车机油、发动机、UPS电源,把仪表车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每段施工处理一万多个秒点数据,从不出错。碰上砂堵等异常情况,头一天施工到夜里12点,第二天早上依然精神百倍地继续上井干活儿。

压裂车的轰鸣声甚至成了我们的肌肉记忆。记得在焦页59号平台——“井工厂”拉链式压裂示范平台,每天要压裂4段,我和蒋嫚一人一段轮班,她坐岗时我就去值班房补觉。那段时间,我听着压裂车的轰鸣声就睡得特别踏实,声音一停下来就立马醒了,知道该去换班了。渐渐地,我们也能处理一些异常情况,也能独立完成施工设计,也能当着甲方领导的面大大方方地进行开工验收汇报了。

工作之余,我们一起逛遍焦石镇的大街小巷,吃遍西南的美食。大山里的生活虽然没有城市的灯红酒绿,但我们在打卡焦石烧烤摊、火锅店、柴火鸡、纸包鱼中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。

现在,我们4人都已经离开了压裂队。这些年,我们也都陆续结婚生子,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从当初聊压裂、聊八卦、聊美食到聊育儿经。

压裂队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受益一生的烙印,为我们沉淀了走好未来人生的底气。

纸短情长

一封家书

亲爱的娘:

展信安。

儿离家已有一年有余,中秋节快到了,望您多注意身体,莫要太劳累,多饮好茶,食好汤。未能在您膝下尽孝,儿心中实在愧疚。

提笔今日,不仅仅是因为想念母亲,更是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,我的妻子佩华在今天生下了一个女孩。您有了一个孙女。她真的太小了,我抱着她的时候,那几乎没有任何重量的孩子压得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流了下来。那一刻,我才感受到为人父母的重担,才明白娘对我的期望与担忧。娘啊,她就像我在这沙漠里找到的夜明珠,照亮了我前方的路。我若有十二分的开心,便想着把十分都分享给您,您看,这世上爱您的人又多了一个。

可是娘,抱着她的時候我却格外想念您。此刻我在医院的病床旁给您写信,她就睡在我旁边,粉色的小拳头紧紧地握着。我无法想象若干年后,她也会握着小拳头跟我说:“爸爸,我要离开您,去远方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原来当时您也是这么难过,在我跟您说要离家去塔河炼化的时候。您是不是也在害怕,害怕我受不了这边疆的风雪风沙?此刻的我,与当时的您感同身受。

从小您便教导我要好好学习,为国家和社会多奉献。我还记得咱家客厅的画报上还是王进喜的画像,上面写着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。如今我也有机会在石油行业奋斗,有机会跟王进喜一样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一生,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,希望您也能为我感到自豪。这是我想做的事,也是我该做的事。

在离开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,儿这一辈子注定要与您长久地分离。娘,儿不求您的原谅,只希望您少为我流一些眼泪,当别人问起时,您能骄傲地告诉他们:“继东正在大西北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呢。”我知道,从小到大,您一直为我操心。现如今,儿虽已至而立之年,可您依旧还是为儿焦心劳力。我真是无地自容。您的小孙女还未取名,等有空了,烦劳娘帮她起个名字。待以时日,相信她一定会跟您一样,巾帼不让须眉。

我辈之人,接过了您这辈石油人手中的火炬,正沿着开拓者的道路继续前行。

苍茫云海间,长风几万里。娘,这边疆的美丽,我无法用言语告诉您。儿在这里过得很好,您且放宽心,将来有机会,儿带您来看看这高耸巍峨的天山,尝尝这十里飘香的瓜果,见见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巴郎。

娘,十月胎恩重,三生报答轻。儿就先写到了,您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如今小妹和我都已经成家,您就莫要再劳心费神了。待这秋天过去,寒冬来临时,儿一定回去陪您过年。

敬祝椿萱并茂,棠棣同馨

儿:李继东

诗 歌

画卷(外一首)

朱蜀英

曾经,我坐着测试车
行进在漫无边际的荒原
荒原愈近,城市愈远
漫天的风沙将我包围

野水清幽
飞鸟跋步
芦苇茂密
井架林立

行进中的测试车呀
仿佛揭开了荒原的一幅幅画卷

测试兄弟

走过很多地方
最忘不了的还是你
我的测试兄弟
不要说物是人非
走过的路哪儿能轻易忘记

那肩拉手杠的日子
那在井架下眼巴巴向上望的眼神
我望得见你,我的测试兄弟

我看你手扳手紧着滑轮
我也望见天边的那朵白云
它和我一样,静静地看着你

石化漫忆

本报讯 9月2日,中国作家网发布中国作家协会公报,公布了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,胜利油田樊俊利、巴陵石化张逸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。截至目前,中国石化共有51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(丛松彪)